

后来遇见那么多的雪,即使爬上云南的玉龙雪山,目光所及皆为一片雪光,总感觉那些雪不及童年的雪那么亲切那么深邃。

大雪无垠。记忆中童年的雪下得最大。不上学的时候,遇到大雪之日必定是一场酣睡。等到我醒来时,推开门一看,禾场上已经是厚厚的一片雪,像铺着一层大蛋糕。穿衣之后,再次站到堂屋前眺望,前面一排房子的屋顶早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门前的芙蓉树叶子被雪包裹着,低矮的黄叶木圈上了一层素白的围巾。几只鸡偎在土墙的柴垛边,两只不怕冷的鸡试着从台阶上下来觅食,在潜雪上留下几个“个”字后折回到了柴垛边。

小学课本上峻青写的《第一场雪》中描述着,“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儿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面上不一会儿就白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见到对雪的描述,记忆尤为深刻。后来读到《平凡的世界》开篇就写道,“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虽是写的一场细雨夹雪,但也增添了我对雪的印象。只是这些描述总比不上童年之雪给我的印痕之深。后来遇见那么多的雪,即使爬上云南的玉龙雪山,目光所及皆为一片雪光,

总感觉那些雪不及童年的雪那么亲切那么深邃。看来童年所看到的景象,所遇到的人,所碰到的事,都为人生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在课本上还记得了一句话,“瑞雪兆丰年”。晌午时分,雪依旧纷纷扬扬的下着,有点像鹅毛,更像一片片的扁豆条,链条式地从天而降,一片接着一片,丝毫没有停歇的情绪。母亲穿着笨重的套鞋,探着去寻菜园的篱笆门,雪地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靴子印。推开篱笆门,菜园里的白菜只露着一个尖尖的头,矮小的红菜苔已经严严实实地淹没在雪地之中。母亲提着菜刀一茬茬地割下白菜头,又刨开一片雪找出一些绿色的菠菜茼菜,一起装在提篮里回来。到家后,母亲将白菜上的雪一层层抖掉,用清水清洗干净。中午时分,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炉火上烤着一个大铁锅,两条鲫鱼煮着一锅白菜,东一筷子,西一筷子,吃得也不亦乐乎。母亲还将面条放在鱼里面煮着,鲜嫩的鱼汤拌着柔软的面条,吃起来真是舒爽。

下午,祖母照例是坐在煤火旁烤火。煤火炉半盛在堂屋的火坑中,火炉上用四方形的烤火架支着,上面盖着一床大小合适的棉絮。祖母在条凳上依靠着,让我用

火柴棒给她掏耳朵,我将短小的火柴棒伸进祖母的耳朵里,轻轻地伸进去,小心地眼瞅着里面,慢慢搅合着。一会儿,再看祖母时,她已经安静地睡着了。我们坐在火炉上看电视,电视里面放着武打片,我们正看得津津有味之时,祖母倏地醒了,问我,放到哪一集了。我说,你都睡着了,还管哪一集干嘛?祖母说,我没睡着,只是眯了一会儿。我真怕祖母会一直眯下去,而祖母只是在迷迷糊糊中睡着醒着,从来不会是一场持久的酣睡。

父亲在烤火炉上常常是看书或者看报纸。有时,他会和我们一起凑成一桌打扑克牌,窗外飘着细雪,一下午的时光在火炉旁悄悄逝去。傍晚,屋外呈现黑乎乎的一片,不知道是否还下着雪。我站到堂屋前的台阶上一伸手,几片雪花飘到我的手心,雪还在下着。

第二天,雪总算停了。我爬起来一看,父亲用铲撬将禾场上的雪全铲掉了,整个禾场露出了黄黄的地面,像一个刚刚的光头,与周围覆盖的雪极不相称。门前公路上的积雪还未散去,路人踩出一条泥泞的雪路,像是一块被弄脏的白布,脏兮兮的,坑坑洼洼,再也不是那么洁白的一片。

我和二姐来到屋后,那里还没有被人踩踏过,树上的雪尚未完全坠落,地面上仍然是白茫茫的一片。二姐拿起铁撬将树旁的一片厚雪铲到一起,一层一层地垒成金字塔型,又将附近的雪慢慢地滚成一个小雪球,嘭地一声安在雪堆上。二姐在雪球上插一个胡萝卜作为雪人的鼻子,用两片树叶作为眉毛,两个黑玻璃弹珠作为眼睛,再放一个破毡帽,一条鲜红的围巾放在雪人的脖子上。雪人做好了,二姐用铲子拍拍雪人的身上,更好地巩固一下。雪人定定地瞅着我们,默然无语。

雪后的树林是我们的乐土。小伙伴们围拢在一起玩得热火朝天,一起合力滚一个雪球,又搓成一个雪球砸向对方,你砸来,我躲去。我们全然忘却了雪天的寒冷。那些敢于尝试的小伙伴居然会将雪当做糖来吃。我曾经用小手撮一片干净的雪在手上,用舌头轻轻去舔,一股清冷的雪水味进入嘴里,淡淡的,索然寡味。雪地上玩了一会儿,两只小手已经红成了两个小胡萝卜,棉鞋里已经钻进了雪,袜子已经打湿了。我赶紧跑到火炉边上去烤脚,手脚吸收到热气后,一下子暖和起来。祖母从厨房做事出来,坐到火炉边,两只手

伸进盖在火炉上的棉被里,我的脚被祖母的手抓住,像从洞穴里钻出来的兔子耳朵被捉住了。我直叫着,好冷好冷。祖母呵呵地笑起来,赶紧将手从棉被里拿出来。

经过一夜的风吹,到了第三天,屋檐角、柳树梢上挂出一条条的冰棱来,长长的,短短的,大小不一,像倒立着的剑刃。我随手一掰,一条冰凌从树梢上掉下来。五田渡人叫冰棱,常常叫着“凌钩子”,说凌钩子甜着呢。我依旧用舌尖去舔一下,依旧是索然无味。

道路旁树上的雪还没有散尽。两个人并排从树底下走过去,一个人猛地将树横踢一脚,或是用力摇动树干,树上的雪簌簌地掉下来,猝不及防地落在另一个的头顶。后面的人奋力向前面的人追去,拿起一块雪砸向他,两个人开心地笑起来。

出太阳了。阳光铺天而下,整个五田渡被四溢的阳光笼罩着。雪渐渐融化了,一片片的雪慢慢地被阳光吸收,屋檐上的雪变成雨点慢慢滴下来,地面上的雪被蒸发掉,回到天上去又成了云中的水滴。

时光书 (外一首)

赵传昌

时光穿过冬天枝桠。枝桠如剪剪下的碎屑飞扬成2023新春的雪花

人如倦鸟。2022这一年不知飞过了多少时光林地而今叶子果实,都被时光摘走曾经的葱绿,凋零的梦想以及弯曲的飞行轨迹现在都拓在白雪词章里

旧年雨痕被新年的雪花掩埋陈腐的语言像枯叶崭新的承诺,绽开了旷野腊梅点点当雪花煽起追梦蝴蝶的翅膀你看它转眼就飞过一座起伏的山巅

春天的地界越走越近山川躺成通途,树木都遥指成手臂昨夜那场风雪是马蹄疾飞一路向北春风抛撒的爱情帖

时光书,铺一层雪花语言铺一层 2023新春的赞词树木执笔,地层下根须罗织出蓬勃向上无数绿色线索当瞳孔涌出期待,飞雪写意的原野淋漓的豪情溢满了春天宏大书卷

我是时光主人,你也是你在天涯顺一条苏醒的河流走向我 2023的故事我在新年积雪的田野站成家乡地头一棵树只等你,只等如约的春风来打开我身体里那么多为你珍藏的新生绿叶……

打马走过新年的田野

低于青草,低于雨水低于喂养生灵的庄稼在时光中袒露葱绿在霜雪枯叶之间涅槃灵魂站立或倒下,都是重生历练心曲,交付融雪春水交付根须琴弦年年弹拨出大地无限生机

站在田垄亲昵原野我愿卑微成一株小小狗尾草清晨收集露珠晶莹只为夜晚把泪水洒向天空裸露一季青涩追寻晚秋,我会呈现一颗高粱丹心一颗玉米金黄的虔诚,给今生最爱

岁月河流灌溉寂寥土壤生长的葱茏舞蹈心中绿色火焰沐浴乡村圣洁,淳朴芳香陶醉梦寐洗净农人雾霾迷茫,愈合的伤痛是太阳曾经吻过重回枝头的花朵我是田野一棵经年守候的苦楝树浮动的大地,承载一季季回归的春暖

生命没有凋谢,道路就是开端冬的尽头渐次延展春的辽阔打马走过新年田野,藏起枯叶谎言白雪吐出的都是春天崭新承诺地平线的远方你看田野已张开怀抱如约的春风,正为你日夜兼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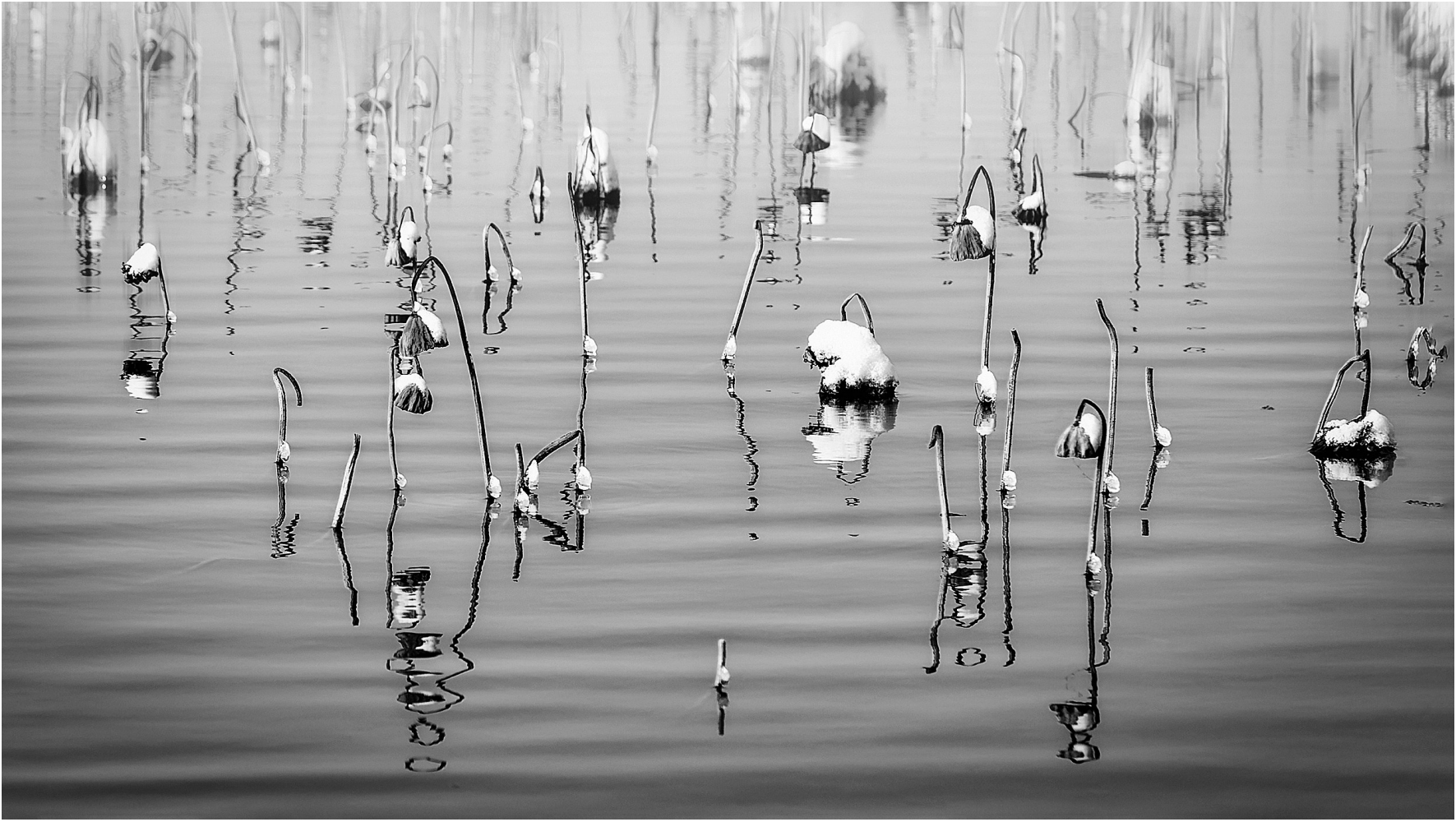
快乐一点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权威资讯

本版投稿邮箱:sft0305@163.com

冬天的音符

张成林 摄



绽放 (外一首)

谢长江

挂起来的年,是红灯笼,一个个打上天的哈哈,在城市和乡村,欢天喜地。最先到达的年,是猕猴桃那样敏捷的甜蜜。人们前呼后拥,把年装满大车小车,把年挎在肩上提在手中,把年交给快递献给亲朋好友。年,四通八达,喜上眉梢。新建的村庄,白墙红瓦,高高的屋檐与红灯笼齐飞,照亮最远的年,农民工在大道赶路的铿锵脚步,回到温馨的家中。红灯笼还偏偏像太阳,叮咚一声滴入孩子的眼睛里,任他们猜想红灯笼是红蜻蜓飞进了最圆的月亮。年觉得有趣,就在孩子的风车儿上旋转,跟着孩子的脚丫奔跑,也学着孩子唱响可爱的童谣:“红萝卜,甜蜜甜,幸福快乐过新年……”

奇迹

兄弟,时间已在我们乡村,变得特别神奇,你播种春天的锄头,亮上天空,也是丰收的种子,萌发出闪闪的星星和锃亮的月牙。我对所有人诉说是你心中无比辉煌的念想。邻家的小孩,却以为那满天的星子,是做梦的麦穗翩翩起舞的时候,调皮地眨着眼睛看村庄。宇宙没有生命独自活在自己的命里,命运更不是虚无空间。因此有人坚信那无数星子,是农人滴响时间的汗水,浸透大地与天穹,加大时间的重量,闪耀每种果实和丰收的秘密。那锋利的月牙哦,不是弯弯的问号,而是在做梦的秋收万颗子的镰刀。

穿越岁月去拥抱你 ——读黎冠辰诗歌《绒绒的绿,为你的肺补给花瓣》

在整首诗中,诗人以个人的哀思和追忆为出发点,在冷静的观察和叙述中展开了对人世的诗性触摸,让读者身临其境般置身于那段岁月,感知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

书影漫谈

日前,我读到诗人黎冠辰(又名黎二愣)写抗美援朝老兵郑时文的《绒绒的绿,为你的肺补给花瓣》一诗,不禁拍手叫绝。前几年我在央视《老兵你好》节目中见过郑老,有点印象。所以,读这首诗,自然感觉不一样。

《绒绒的绿,为你的肺补给花瓣》,充分体现一个成熟诗人的诗写功力。其对意象的选择、词语的组合、脉络的梳理,好像早已了然于胸,冥冥之中,只为等一个心灵缺口,喷涌而出。作为悼念诗,像他这样质感温厚、震撼力强的作品少见。其灵巧而高超的写作手法,行云流水,洗练干净、平实深永,令人如饮甘露,如沐春风,久久不能忘怀。

诗人选用“火车”(冲破险境、勇往直前)这一特拟意象,来叙写抗美援朝老兵郑时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道出郑老在面对家国有难时,不退缩,不犹豫,毅然选择参军报国、无怨无悔。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郑老作为一名战地通讯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送战地文书,收集战地情报,写战地通讯。所以,当我们读到,“将战火的硝烟与尘世的争鸣/哑哑哑地拖入黄昏/填充夜色

里的模棱两可与凹凸不平”,我们似乎看到那穿过硝烟的战地通讯员的身影,正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梭。

这首诗里,诗人的文字是安静的、是从容的。他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像对一个老朋友在讲述往事,又像在自言自语:“哑哑哑,火车没东没西地往返/多么像你,总是开着身子的列车/拖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从昨天到今天,喂养天空的祥云”。这样的叙事策略,简洁明白、清新自然,有温度、有情感、有细节、有岁月的烙印,他笔下的情绪并不激烈,似经过时间的淘洗,安静从容。

在整首诗中,诗人以个人的哀思和追忆为出发点,在冷静的观察和叙述中展开了对人世的诗性触摸,让读者身临其境般置身于那段岁月,感知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

从另一视角看,诗人比较善于用语感润滑题材、以人物命运激活时代与环境,在风格多异、思想多频中产生共振和声,呈现一个多元的气场。即使一件小事一句话,信手拈来,或丰饶或简约,或铿锵或琳琅。如“你终于停下来,如火车远去的哑哑哑声/被夜雾透析/留

吴荣强